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五目錄

宋

歐陽修

勸學詔

弛茶禁詔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乞補館職劄子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上范司諫書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本論

爲君難論上

爲君難論下

縱囚論

唐書兵志論

唐書禮樂志

唐書藝文志論

唐書食貨志論

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論

五代史馮道傳論

五代史周臣傳論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

五代史宦者傳論

五代史伶官傳論

朋黨論

送徐無黨南歸序

吉州新學記

王彥章畫像記

豐樂亭記

胡先生墓表

瀧岡阡表

正外史周司勳

正外史馮敏

正外史潘德王

正外史金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五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歐陽修

字永叔廬陵人仁宗朝舉進士試南宮

子少師致仕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為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宋興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修出一洗卑弱天下翕然師尊之

勸學詔

慶曆四年四月詔天下州縣立學更定科舉法用宋祁王拱辰張方平歐

斟酌得宜意頗近古

陽修等
言也

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源。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豪俊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敦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爲患。議者屢以爲言。比令詳酌。仍詔政事府參定。皆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闕學者可

見其才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才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才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脩業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爲永式

弛茶禁詔

嘉祐四年二月先是茶爲官權禁私販甚嚴歲報刑辟不可勝計園戶困於征取往往破產逃匿葉清臣何鬲王嘉麟等先後上議請罷給茶本錢縱園

戶貿易而官收租錢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下詔

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法以清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以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穿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

就問之而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
二近臣件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課
使得饒阜以相爲生剋去禁條俾通商利歷世之弊
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
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
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爲取士之
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

漢儒於經學表章
微緒最爲有功而
間引讖緯未免駁
雜此論自是卓識

瓊山丘濬曰秦漢以來之六經所以至於今日者實賴孔穎達之正義世之學者因得以考見古人之訓詁義例而知其名

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不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鼂錯齊人語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面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洎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為賤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義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

物度數之詳雖其間多駁雜詭異之言如歐陽氏所言者然未子謂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功於此則其書亦世之不可無者也第欲中心有主而知所擇耳

篇自爾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爲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據李燾長編嘉祐六

年四月或言樞密副使陳旭陰結宦者史志聰王世寧得大用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右司諫趙抃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師道殿中侍御史呂誨交章言旭爲諫官阿附貴戚及知開封府恣行請託旭奏辯上曰除拜二府朕豈容內臣預議邪介等言不已當兩罷之於是出旭知定州介知洪州抃知虔州師道知福州○按宋史介師道傳俱作陳升之蓋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而改也

於氣度舒徐中見其爽直論事極中窾會

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

卧子陳子龍曰
當時公在樞府
而拳拳以諫官
為言大臣為國
之心可謂深矣

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
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
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
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
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
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
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
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
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



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
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
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
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
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
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
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
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
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

臣熙曰絕去嫌
疑獨抒誠洞定
國是惜人材有
關治化不徒作
最言之氣

其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
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
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畱中或面言乞出
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
彈劾故凡陰有奏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
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
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
尤所優禮嘗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
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

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